



## 与“最强大脑”弈一局

余昌民

清华学弟周正海过访深圳，“带”来了另一位清华后生——以盲眼下围棋著称的业余围棋6段鲍橐。

下盲棋，意味着风云变幻的棋盘装在脑子里，以围棋为最难，棋盘之广、棋子之众、变化之多、重叠之迷，能支撑终局即已公认不可想象，稀如凤毛麟角。鲍橐说他能遮住眼睛二十面打（同时下20盘棋）！

我去机场迎接他的时候，还没有看过江苏电视台《最强大脑》节目蜂巢迷宫那一档，我并不十分清楚，这个拖着拉杆箱走在我身边的高挑小伙子，在两个月前以其非凡脑力震撼了主持人、评委和亿万观众，令他们惊愕转而欢呼。他挑战的是极限，因为没有对手。

难得有这样特异本领的人学的是计算机专业，其本人的所见所感令我兴味无穷。我在路上问他，在黑暗中感觉到的棋盘与真实面对的棋盘有何不同，他说是平面的图形；我又问多面打是如何实现的，他说不同的棋局可以一帧帧地调取出来。

听闻韩国电视台有一个节目“黑暗中的鱼”，有人盲眼下了几十步围棋，鲍橐也想试试，没想到“芝麻开门”开启了一座神秘的宝库。

我们坐在本市棋牌文化促进会古雅的客厅里神聊，促进会的顾问、老作家吴启泰尚念念于“蜂巢迷宫”的匪夷所思，此刻即与其人相对而话，欣悦不可名状。

有人问，怀此神技，岂不是可以独步棋坛？我代答曰：“帮助自是不小；不过若能这样，围棋岂不是简单地等于记忆力、方向感？”

我们思接千载、神骛八极地纷纷出招，为围棋，也为大脑。譬如对列国菁英的“多面打”，世界围棋盲棋挑战赛，皆有参考价值。我还建议走两条路：参与近似的世界大赛，开创受众欢迎的新的比赛。

谈笑之余，开出一盘棋，不好意思多摆几盘，我便在众人环顾下与中国“盲侠”对起阵来。

我执黑先行，不由得老是想下一些过分的棋，增加“瞽

者”的难度。可是虽如对无物之阵，传来的应对却滴水不漏，始终感到重负在身。

白方侵入黑阵，我将其切断，缠绕攻击之。此时黑下在对方棋形的要点（谱中有白三角处），颇可得意，以下若严密运转，白方恐难以两全。岂料我欲求速胜，错过了正确选择，两条白龙均逶迤而去……

催饭声声，这局棋没有下完，鲍橐的盲棋功夫，居然与明眼时无异！

次日鲍橐发来微信：“昨天很高兴和您对弈。”

鲍橐少时学棋与孔杰九段同辈，将来下围棋还是上大学，父母曾经主张不同，今天偶有悔意。我听了后说：“今天的鲍橐，站在云端看世界，总是更好吧。”

鲍橐出镜做电视节目，见各路大腕不少，他说有的人在节目中低调随和，在下面竟然是傲气凌人，不可一世，对此颇有嗔责之意。鲍橐发这感叹，听来舒心。

鲍橐的微信还写：“有机会再深入聊聊。”